

打开草木金石的神奇世界

吕晓东



吕晓东 辽宁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

古人说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一个人胸中有诗书就很有气质和才华，这种气质不仅表现在外表，更涵盖内心的修为和境界。作为医生，经常面对患者的病痛，需要不断琢磨怎么治好病；作为老师，要把本事传给学生，更得自己先学扎实。这些年来，我觉得读书就是最好的“充电”方式。从《本草纲目》的草木世界，到《伤寒论》的辨证殿堂，从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的烈火淬炼，到《平凡的世界》的泥土扎根，每一部作品都在我生命不同阶段留下深刻印记。这些书籍早已不再是书架上的陈列品，而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基因。

青少年时期的每个夏日午后，我总会趴在老书房的藤椅上，捧着那本泛黄的《本草纲目》发呆。书页间工整的木刻图

谱里，人参的虬曲根茎、灵芝的云纹菌盖、穿山甲的鳞甲排列，都像被赋予了神秘的生命力。那时的我尚不知“君臣佐使”的配伍之道，却被“诸药所生，皆有境界”的文字深深吸引——原来一草一木的生长，竟暗合天地四时的规律；一味药的性味归经，早已写进它的形色肌理。这段与《本草纲目》初遇的经历，在我的心中埋下了好奇的种子：中医药的世界，该是怎样一个草木含情、金石有灵的神奇天地？

随着阅读深入，我渐渐发现这部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巨著，不仅是药物学的百科全书，更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。书中收录的1892种药物，11096则附方，上自宫廷御方，下至民间偏方，每一味药的背后都藏着医者仁心。比如“青蒿治疟”的记载，老师带领我们齐声诵读《大医精诚》：“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……”琅琅书声在教室里回荡，窗外的银杏叶正簌簌落下，仿佛在为这段跨越千年的医者誓言作注脚。从那时起，“见彼苦恼，若己有之”的仁心，便与“博极医源，精勤不倦”的求知

欲，一同刻进了我的职业信仰。

在大学的日子里，中医经典成为每日的必修课。清晨的图书馆前便排起背诵《药性赋》的长队；深夜自习室，总有人对着《伤寒论》的条文蹙眉苦思。经典的魅力正在于其穿越时空的精准——千年前的“太阳病，头痛发热，汗出恶风，桂枝汤主之”，至今仍是外感风寒表虚证的治疗准则；“见肝之病，知肝传脾，当先实脾”的治未病思想，更是现代亚健康调理的重要指导。

走上临床岗位后，我愈发体会到老中医们常说的“读经典如晤名医”——张仲景、孙思邈、李时珍等先贤的智慧，早已化作无数临床案例，在典籍中等待后世医者的发掘。

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记忆里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是一本被无数次翻阅、无数次抄写的精神图谱。泛黄的书页间，保尔·柯察金的那句独白“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：当回忆往事的时候，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”，曾被我们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扉页，贴在课桌右上角，甚至刻进青春的坐标轴。

第一次读这本书，是在大学宿舍的铁架床上。那时的我尚不懂得生活的艰辛，直到临床学习时，亲眼看见老师在连续做了多台手术后，靠在值班室墙上吃冷掉的饭菜；看见老教授拖着患关节炎的腿，坚持每周出诊三次，才明白原来现实中的

“钢铁”，正是在日复一日的磨砺中锻造而成。这种精神，后来也成为我指导学生时反复强调的信念——当医生，就要有“把苦难嚼碎了咽下去，再化作前行力量”的觉悟。

如果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是一团燃烧的烈焰，那么《平凡的世界》便是一方深厚的黄土地，沉默却饱含养分。我跟着孙少安在双水村的田埂上奔跑，看他因为贫困不得不辍学，却在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办起砖厂；跟着孙少平走进大亚湾煤矿，感受他在漆黑的矿井下借矿灯读书的孤独与坚定。那些浸透了汗水与泪水的文字，让我第一次读懂“平凡”与“伟大”的辩证关系：真正的伟大，往往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。作为中医人，望闻问切的细致、辨证开方的审慎，这些看似平凡的举动，实则是对“健康所系，性命相托”誓言的无声践行。

从少年时的懵懂求知，到中年时的职业坚守，阅读始终是我精神世界的灯塔。它让我在中医药的浩瀚海洋中找到航向，在人生的跌宕起伏中保持定力。正如莎士比亚所言，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，而文学的光芒，终将照亮每一个认真阅读、用心生活的人。

(制图 董昌秋)



屈原的纠结和抉择

——端午重读《远游》

顾 农

《远游》是屈原的重要作品，写他政治事业失败以后内心十分痛苦，希望远游天国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诗的开头说自己下决心离开这可怕的现实世界而说游天上，悲时俗之迫阨兮，愿轻举而远游。质菲薄而无因兮，焉托乘而上浮？遭沈浊而污秽兮，独郁结其谁语！夜耿耿而不寐兮，魂营营而至曙。惟天地之无穷兮，哀人生之长勤。往者余弗及兮，来者吾不闻。步徙倚而遥思兮，怊惝恍而乖怀。意荒忽而流荡兮，心愁凄而增悲。神倏忽而不反兮，形枯槁而独留。

在天国，诗人与赤松子、传说、韩终、王乔等神仙相往还，非常高兴，但他仍不免心神不定，最后他结束了这次远行，另选一个完全无为的哲理性世界来安身立命：经营四方兮，周流六漠。上至列缺兮，降望大壑。下峥嵘而无地兮，上寥廓而无天。视徒忽而无见兮，听惝恍而无闻。超无为以至清兮，与泰初而为邻。

看来屈原对神仙世界也并没有太大的兴趣，他真正关心的还是他的祖国。不过这一点在诗里没有说得很分明，《远游》中段有些字句很容易令人想起《离骚》的结尾，但内涵很不同，在这里他结束远游放弃神仙返回只是他寻找归宿途中的一个片段：内欣欣而自美兮，聊嬉娱以自乐。涉青云以汎

不常，其诸现象，又出于人力以上，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；凡所解释，今谓之神话。神话大抵以一‘神格’为中枢，又推演为叙说，而于所叙说之神，又从信仰敬畏之，于是歌颂其威灵，致美于坛庙，久而愈进，文物遂繁。”(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二篇《神话与传说》)古代又有一批自称能沟通人、神的专家，他们是那时的神职人员，总称为“巫”，有男有女，水平高低不等，最高级的可以充当国师。在屈原本人以及同他有关的作品中出现过若干这样的专家，如灵氛、巫咸(见《离骚》)、太卜詹尹(见《卜居》)等等。当时这样的巫师各地皆有，楚国尤盛，因为这里文明进步的程度较之中原略为滞后。屈原也佩服这种巫术专家，注意向他们请教，但又并不完全相信他们。像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，屈原具有较强烈的理性思考，多有怀疑的精神。

当时的神仙观念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来源，这就是北方燕、齐两国鉴于海上的见闻而产生的遐想，那里的人们相信海上有三神山，有不死之药，后来遍历一番并在作品中展开想象，或者只是借神仙世界来曲折地抒情达意，这就是所谓“游仙诗”。《远游》正可以说是现有最早的一首游仙诗。

中国古人神仙观念的来源比较复杂，一是“昔者初民，见天地万物，变异不常，其诸现象，又出于人力以上，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；凡所解释，今谓之神话。神话大抵以一‘神格’为中枢，又推演为叙说，而于所叙说之神，又从信仰敬畏之，于是歌颂其威灵，致美于坛庙，久而愈进，文物遂繁。”(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二篇《神话与传说》)古代又有一批自称能沟通人、神的专家，他们是那时的神职人员，总称为“巫”，有男有女，水平高低不等，最高级的可以充当国师。在屈原本人以及同他有关的作品中出现过若干这样的专家，如灵氛、巫咸(见《离骚》)、太卜詹尹(见《卜居》)等等。当时这样的巫师各地皆有，楚国尤盛，因为这里文明进步的程度较之中原略为滞后。屈原也佩服这种巫术专家，注意向他们请教，但又并不完全相信他们。像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，屈原具有较强烈的理性思考，多有怀疑的精神。

方士，“为王采药，王不肯服，终自服之，遂得仙也。”这些中原神仙后来在刘向的专著《列仙传》中每有介绍。楚国盛产的巫与中原文化中的仙，屈原在诗中兼收并蓄，遂成大观。

在《庄子》中也说起神仙，如藐姑射山的神人(《逍遥游》)、“乘云气，骑日月，而游乎四海之外”的“至人”(《齐物论》)，原来也许只是庄子的寓言，但后来也成了神仙世界中的人物。老子《道德经》富于哲理性，他大讲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讲古老的理想世界的“泰初”，这一方面的思想材料，更能得到屈原的青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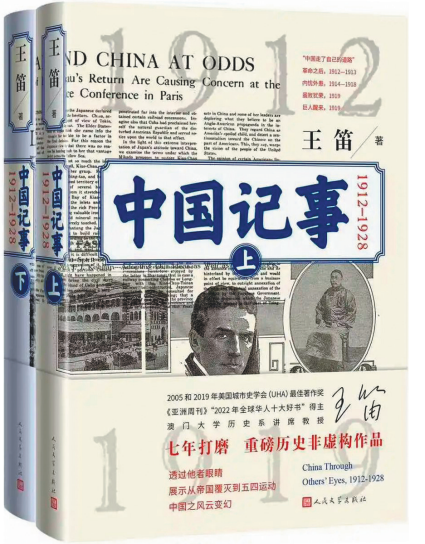
只要是同污浊的现实社会对立的地方，屈原都打算去游历一番，在那里安身立命。作为一位在当下政治生活中屡次碰钉子遭受诬陷的高官，他有这样的奇思妙想是可以理解的，同《离骚》也正可以对观参照，互为补充。

《远游》中有些字句与《离骚》相同或相近，这一点曾经被作为《远游》非屈原作的根据，其实屈原诗中的字句前后略有重复的地方，是并不奇怪的，我们应当更多地看到其间思想的发展变迁。刘向、班固、王逸这些最早研究屈原的汉代专家一致指出《远游》是屈原的作品，而有些当代学者在两千年后忽然否认此事，未免疑古过甚，没有坚实的根据。

深描与壮歌：全景再现 20 世纪初的激荡岁月

■提示

十五载匠心淬炼，七载笔底波澜，王笛以《中国记事（1912—1928）》书写 20 世纪初中华民族自强奋进的历史。在坚实的学术基石之上，展现出非虚构写作的艺术魅力，实现了历史书写严谨性、细节感染力与大众可读性的统一。全景式再现了那个风雷激荡、民族精神昂扬的时代。



2025 年 4 月，历史学家王笛沉潜 15 年研究、精心笔耕七载的非虚构巨著《中国记事（1912—1928）》(以下简称《中国记事》)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。这部

聚焦于民国肇建至北伐胜利关键 10 年的作品，甫一问世即引发广泛关注，成为学术著作中的“现象级”读物。它深植于本土土壤，以珍贵的原始史料、饱满的艺术表达和流畅的叙事笔触，全景式再现了那个风雷激荡、民族精神昂扬奋进的年代，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历史力作。

王笛教授此书的核心学术贡献，在于其对中国本土史料的系统性挖掘与开创性运用。他如“学术考古学家”般深耕于浩瀚的文献海洋，其史料来源的深度与广度令人叹服。他是一些尘封档案的“破壁者”，大量首次系统披露的燕京大学原始档案（校务记录、课程设置、学生社团文献、师生书信），鲜活呈现了这所“教育奇迹”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汇中坚守本土化办学理念，培养出服务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。

王笛拾取民间记忆，广泛收集整理青年学子日记、社团刊物、地方报刊、市井生活记录，特别是五卅运动期间各地学生组织的宣言、传单、活动记录，让那段热血沸腾的青年觉醒与社会参与跃然纸上。

《中国记事》可以说是社会变革的“显微镜”。书中呈现反映社会主义思想早期传播的工人夜校讲义、进步社团章程、基层社会调查报告等一手材料，清晰勾勒出新思潮如何从知识界走向大众，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澎湃动力。它也是教育实践的“见证录”，翔实记录当时教育救国的诸多实践，如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运动等，展现知识界改造社会的热忱与探索。这种立足本土、深耕细作的史料功夫，不仅极大丰富了学界对 1912 年至 1928 年这段历史的认知基础，更成功打破了传统宏大叙事的桎梏，从社会肌理深处重构了一个真实、立体、充满

活力的 20 世纪初年图景。王笛教授为这段历史研究树立了新的史料学术范式，将严谨性、感染力与可读性实现完美融合。王笛考据精微，每一个重大事件的叙述，如燕京大学的创办历程、五卅运动的组织与发展、北伐战争的民心所向，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互证基础上，逻辑链条清晰，结论审慎有力。

书中充满打动人心的微观叙事：描绘燕京大学学子在简陋校舍中挑灯夜谈，心中怀揣“教育救国”的理想；刻画五卅运动中，青年学生不畏强暴，组织有序地走上街头，以青春热血唤醒国民意识；记录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中，工友们在夜校如饥似渴学习新知，眼中闪烁对未来的希望。这些源于一手史料的细节，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概念，而是充满温度的生命体验。

全书结构设计精巧，以清晰的脉络串联起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，既宏大开阔又条理分明。王笛的文字饱含深情且极具画面感：“燕园春深，未名湖畔书声琅琅，一代青年于此汲取新知，锻造脊梁；浦江潮涌，五卅街头呐喊震天，青春热血化为民族觉醒的惊雷。”“北伐军行经之处，乡民箪食壶浆，那朴实的笑脸与期盼的眼神，是对国家统一最深沉、最直接的呼唤。”这种兼具史学厚重与文学灵动的笔法，增强了文本的感染力。

图像叙事与文字描述相得益彰，书中精选的数十幅珍贵历史图片，如燕京大学早期校园风貌、青年学生社团活动留影、反映基层社会变迁的照片，非点缀之物，而是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它们无声地诉说着历史，为文字叙述提供了直观有力的佐证，拉近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。

《中国记事》的核心主旨是浓墨重彩

地书写中华民族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所迸发出的自强不息、追求进步、走向统一的伟大精神。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新式教育机构，抒写教育兴国的华章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的人才，成为“教育救国”理想的生动实践，是民族未来希望的摇篮。

全书谱写了青年觉醒的壮歌，五卅运动是本书着力描写的高光篇章。它展现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如何从书斋走向社会，以高度的组织性、爱国热忱和社会责任感，成为推动国民革命和反帝爱国运动的先锋力量，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青春史诗。书中对社会主义思想等新思潮在中国传播的细致描摹，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寻求变革、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开放心态与积极实践，这是民族精神中求新求变、追求光明的重要体现。书中通过对北伐战争进程中民心所向的刻画，彰显了人民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。

王笛教授以饱含敬意的笔触，将这段历史中知识青年与普通民众所展现的主动性、创造力、牺牲精神和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深切关怀置于舞台中央，奏响了一曲深沉而激昂的民族自强奋进之歌。这种对历史主体性的强调和对民族精神正面价值的弘扬，具有强烈的现实启示意义。

《中国记事》完美地架设了一座沟通精深学术与大众阅读的坚实桥梁。得益于王笛流畅优美的文笔、跌宕起伏的叙事、感人至深的细节和清晰有力的主线，使读者能沉浸其中，轻松把握历史脉络，感受时代精神，获得知识的启迪与情感的共鸣，成功地将一段复杂的历史，转化为一部引人入胜、发人深省的现代中国关键年代的扎实读本。



云中谁寄锦书来

李海卉

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/车，马，邮件都慢/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”(《从前慢》)是作家、画家木心在旅途中所创作的一首现代诗，发表于 2009 年木心诗歌集《云雀叫了一整天》中。近日，翻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部书信集《他们给我写过信》《陈翰笙书信集》，感受到了这种旧日情怀的珍贵。泛黄信笺上，张充和的簪花小楷与陈翰笙的挺拔笔迹相对而立，一为文人雅士的墨戏清谈，一为革命学者的铮铮风骨，共同拼贴出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采。当指尖抚过这些纸页，触碰的不仅是墨痕，更是一个时代的心跳与体温。

张昌华珍藏了两千余封书信，每位执笔者的心情在纸端自然流淌，毫无遮掩：张充和辨伪胡适手迹时，笔锋犀利如刀：“胡适虽不是书家，但自有他潇洒风格。作伪者隔纸描出，笔笔迟滞，笔无轻重，处处怕错的心理，活现纸上。”寥寥数语，艺术鉴赏家的眼力凛然可见。更动人的是她将胡适丢弃的诗稿残篇赠予张昌华时附的跋语：“这残篇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九日适之先生在我家中写的，因墨污所以丢在废纸篓中……今赐赠昌华，聊胜于伪。”文人间的情谊与幽默尽在其中。

陈翰笙的书信则彰显革命学者的铮铮风骨。82 岁接手《外国历史小丛书》主编时，他近乎失明却坚持审阅 296 部书稿。

钱锺书、杨绛夫妇的贺年卡则是另一种风景：湖蓝卡纸缀印鱼鳞暗纹，仅书“新禧 钱锺书杨绛同贺”九字。张昌华揭秘道：“字是钱先生所写，受者名由杨绛填写”。百岁杨绛致信时更显顽皮：“你写的字真美，我会当墨宝珍藏。你寄的花笺，我就贪污了，行吧？反正我已年逾百岁，老面皮了！”这份童真般的直率，恰是书信方能留存的鲜活表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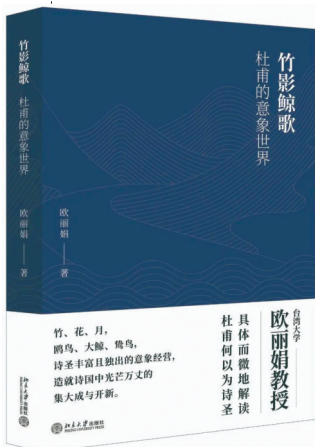
书信的私密性让学者卸下铠甲。张允和给张昌华的信末打趣：“不打你，你是张家的好孩子，奶奶舍不得打你”，长辈的慈爱跃然纸上。艺术家吕恩坚持要张昌华改称大姐：“你素称我为大姐，为什么要叫我先生？就叫我一声大姐吧！”这种亲昵的嗔怪在正式文稿中很难觅得。陈翰笙晚年致友人函中，那些关于青光眼、白内障的调侃：“我现在是‘一清二白’，多么光彩呀！”以及“我像一部汽车，发动机是好的，虽然两个车灯不亮了”的幽默自嘲，让这位跨越三个世纪的革命学者，在褪去历史光环后显露出可爱本真。这些信纸像时间的棱镜，把大人物折射成有温度、会疼会笑的真人。张昌华先生说得妙：“收藏书信是收藏故事，更是收藏故事里活生生的人。”

《陈翰笙书信集》中那些附有原件影印的书信，让我们目睹了物质性笔迹的消亡危机，电子邮件中的字体，永远不会有这般生命质感。最华苓在信中对张昌华坦白：“她近九十了，不能开车到镇上寄信、发电邮”。张昌华自嘲为“时代落伍者”，却发明了独特的抵抗方式——在纸上写信，手机翻拍后电邮发送，谓之“土洋结合”。这些纸页不仅是怀旧的容器，更是对抗历史遗忘的堡垒。

“见字如晤”四字，道尽书信的魂魄所在。百岁老人陈翰笙的书信穿越 80 年风雨抵达我们手中，纸页上的钢笔字迹仍带着书写时的力度。这些信纸承载的不仅是个体记忆，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图谱。那些花笺上的墨痕、八行笺上的叮嘱，依然安静地证明：有些温度，只有笔尖能够传递；有些永恒，唯有慢才能抵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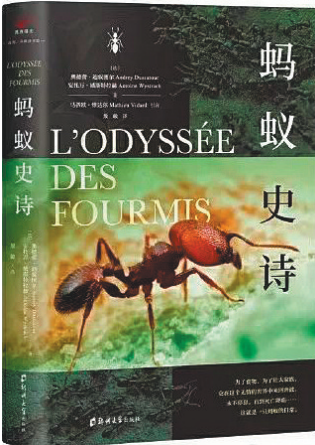
■荐书

遗忘与重生中的智慧



《竹影鯨歌：杜鲁的意象世界》
北京大学出版社

致力于显发杜甫生命与艺术成就的标志性意象，如竹、花、月、鸥鸟、大鲸、鸢鸟等，欧丽娟教授吸收传统中的灼然慧见，将杜诗意象纳入《诗经》以来的整个诗史发展脉络中观察，借鉴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观察分析的眼光，具体而微地理解杜甫何以诗圣。



《蚂蚁史诗》
郑州大学出版社

此书是向那些勇敢的蚂蚁致敬：它们为了族群的生存毫不犹豫地挑战一切危险，直至生命的尽头。蚂蚁每次离开巢穴，踏上都可能是一条永无归途的远征之路。这是一本科普作品，两位作者都是科研工作者，书中所有内容都源自科学实践，源自科学家们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精心设计的科学实验。



《文化的故事：从岩画艺术到韩国流行音乐》
译林出版社

在本书中，我们将穿越文化史上的璀璨时刻，见证人类在拓展生存空间和发现自我时的巨大成就。每一个故事都凝聚着文化创新、冲突、遗忘与重生中的智慧结晶，涵括古今，扣人心弦。马丁·普克纳的这部作品，是记录文明发展重大时刻的档案，更是我们人类作为创造性物种留给未来的指南。